

文海披沙卷之二

晉安謝肇淛著

古帝王好尚

古帝王好尚文墨與臣僚往返無間雖近兒戲亦自爽俊可喜如晉孝武得右軍書輒令權翼偽書還之唐太宗索蘭亭不得至命御史挾詐往取書飛白賜羣臣至有登御床就帝手攫得之者丁晉公鎮金陵陛辭真宗出周昉卧雪圖曰付卿到金陵可選一絕勝處張之丁遂張於

賞心亭唐武宗怒一宮嬪得柳公權一詩便貫其罪宋仁宗中秋召學士王珪對坐酌酒令宮嬪各出領巾裙帶團扇手帕求詩既畢復曰豈可虛辱須與學士潤筆各取頭上珠花一朶插幙頭上插不盡者置公服袖中仍取針線固縫袖口宋高宗聞吳益游冷泉野服濯足以小詩召之云趁此一軒風月好摘香酒熟待君來及至曰昨冷泉之游樂乎朕宮中亦有此境既至乃疊石引泉像飛來峰者而冷泉亭中揭畫一幅乃畫吳野服濯足且御製一贊其上因以賜之如此舉動尚有古交泰之風蓋堂陛之嚴至今日而極矣

杜詩誤語

杜少陵詩極精細然亦間有誤用處如吹笛詩用胡騎北走事乃吹笳非笛也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已乃周事非夏事也婁公不語宋公語婁宋二公年代相遠原非同時奉使虛隨八月槎八月乘槎原非張騫事還如何遜在楊

文海披沙 卷二
州何遜原未作揚州何顥好不忘又何顥引與
孤何顥素不聞佞佛軒墀曾寵鶴鶴乘軒耳非
軒墀也

襲莊子語

莊子與趙文君說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
庶人劍其說雖猖狂自恣然亦倣詭可喜後齊
威王與梁惠王論寶而以四臣照千里爲寶錢
倣入朝獻寶帶於宋祖祖謂曰朕亦有二條帶
與卿不同倣請一見祖笑曰汴河一條淮河一

條楊子江一條此皆祖莊子語意也

窮困有命

士之窮困固自有命事機齟齬若有鬼神使之
徒令千古搯腕耳孟浩然以詩名明皇聞之有
素一旦遇於王維館中誦詩乃以不才明主棄
之語見擯終身李泌薦薛勝知制誥進其拔河
賦以天子玉齒對金錢熒煌德宗不說數薦皆
不從孟貫見周世宗甚禮敬之及誦所作以有
巢無主不蒙錄用宋甄龍友最有口才孝宗召

見問曰卿何以名龍友愕然不知置對比退朝始得之曰陛下爲堯舜之君故臣得與夔龍爲友竟以不稱旨罷歸元胡石塘應聘入京世祖召見不覺戴笠傾側及問所學對曰治國平天下之學上笑曰自家一笠尚不端正又能平天下耶竟不用 國朝吳與弼名重一時朝廷聘至闕下面詢時政所宜與弼噤不能對一語但曰容臣上疏而已出朝脫帽則有雙蝎螫其頂向不能對以忍痛也與弼名亦以此敗至於張

寶藏華撥一方官登三品車千秋白頭翁一語遽陟相位豈非天平

自雨常雲

唐王鉷太平坊宅有自雨亭水從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按自雨之名甚佳可與鴈蕩常雲峰作對

一丘一壑

一丘一壑之語人以爲始於謝幼輿非也黃帝將適昆吾之丘中道而遇容成子乘翠華之蓋

建日月之旗駮紫虬御雙鳥黃帝命方明邀諸
路容成子曰吾將棲於一丘釣於一壑謝語蓋
有所本也

郝昭韋孝寬

郝昭之守陳倉韋孝寬之守玉壁以孔明高歡
之能百計攻之卒至智力俱困而守屹不拔非
其才不相若也憑高深之險易於爲力而二君
者又當大敵在前倉卒期於必尅故愈覺其難
耳若神間氣定環而攻之勢孤援絕卽張許不
免屈於子奇况昭輩耶

古人學專

古人學事精專其一生精神意氣亦只用之一
事故藝必造極名垂永久子長之史長卿之賦
子雲太玄太冲三都義獻書法李杜聲律縱有
他長不以分心王實甫高則成一本雜劇便足
千古戴松韓幹圖畫牛馬亦堪傳世今人旣學
制科又學詩文學書畫又學詞曲卒之如拆襪
線無一條長罩盡一生身名俱散悲夫

高明不羈

高明之士往往拓落不羈或失意無賴一經點化回頭是岸楚莊齊威一言與霸周處戴淵皆以椎埋之雄卒成懿士徐庶少時任俠擊劍幾死人手折節學問遂與卧龍齊名胡安國少時桀驁不可制其父鎖之空室先有小木數百段盡取刻爲人形父乃置書萬卷其中三月覽盡爲世大儒張仲舉少好蹴鞠走馬作音樂父兄以爲憂一旦翻然易業卒以詩文名海內彼斤

斤自守號謹厚者卽鞭策不前也聖人思狂狷之士有以夫

優伶戲語

自優孟以戲劇諷諫而後來優伶往往戲語微發而中且當言禁猛烈之時而敢於言亦奇男子也唐中宗時優人爲迴波詞曰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亦是大好外面祇有裴談內面無如李老秦檜時伶人作叅軍坐椅上忽墜幞頭見雙環詰之答曰此二勝環一人扑其首曰汝但坐

太師椅請恩澤足矣二聖環且丟腦後可也一坐失色張循王善貨殖伶作有人善窺星者云用錢對其人窺之則見星而不見人遂與窺帝云帝星也窺秦檜曰相星也韓世忠曰將星也至循王曰不見有星但見張王在錢眼裏坐滿坐大笑韓侂胄兄弟專權優人爲日者有人問得官祿之期日者厲聲曰若要大官須到大寒要小官須到小寒史彌遠作相伶人執拳石以鑽之不入乃嘆曰鑽之彌堅一人扑之曰汝不

去鑽彌遠却來鑽彌堅如何鑽得入 國朝保國私役營兵二千治宅伶人爲誦詩句曰楚歌吹散六千兵一人曰此八千也解者曰那二千兵爲保國公蓋宅去矣 憲廟時汪直用事伶爲醉人卧街上酌罵一人曰某官至如故又曰駕至亦如故曰汪太監來矣遂驚起寂然人曰駕至不懼而懼太監何也曰吾只知有汪太監不知有皇帝由是直寵漸衰 孝宗時程學士敏政主試鬻題優人扮提雞者曰此雞價直千

文海披沙卷二
金一人曰何人雞何人買曰程學士只買個五
更啼耳程大赧顏求歸因事諷諫往往有獲罪
而不顧其亦東方玩世之流與

生不如死

孔子之聖不能使天下宗予而旣沒之後林木
十里無復荆棘鳥巢關壯繆之賢不能保其首
領其沒乃爲神禦災捍患家敬戶奉高郵女子
爲蚊所嗜僅露其筋死而立廟蚊蚋不能入是
皆生不如死生以形運而死以神運故也王子

符論衡極詆子胥江潮之妄至曰使子胥生時
數百千人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煮湯鑊之中
其神安在豈怯於鑊湯勇於江水哉其言陋矣

論衡

古今紀載虛實相半要當存而不論虛者辨之
似於癡人說夢實者辨之便爲夏蟲疑冰王子
符論衡中政未免此二病耳孝婦當震恐驚姑
而天赦之未可謂災惑徙三舍爲妄也太守德
政反風滅火未可謂武王揮戈止風爲妄也東

海寬獄大旱三年未可謂六月隕霜爲妄也李
克用懸針射之無不中未可謂百發穿楊爲妄
也至其死僞訂鬼譏日辨崇詰術諸篇一洗世
人溺惑之弊然但可爲婦人小兒道耳

薺芬

繁露曰薺以冬美芬以夏成薺甘菜毛詩誰謂
荼苦其甘如薺是也芬不知何物但言味苦按
廣爾雅芬莽蘆毛草也又云芬菹水蘇也

苗而不秀

楊子雲之子烏童九齡而與玄文可謂夙慧然
卒苗而不秀竟無一語可傳杜子美子宗武以
詩示阮兵曹兵曹答以斧一具曰告子斫斷其
手不然天下詩名盡在杜家矣然宗武之詩人
間未嘗見也斯亦苗而不秀者乎抑虛名之爽
實也馮履謙七歲讀書數萬言九歲能屬文宋
蔡伯希呂嗣興皆四歲舉神童而卒無文名
國朝如戴大賓劉子欽皆以髫鬣取高第自負
才名而皆無成大材晚成固非虛語

鐵架裝贊

靈巖有鐵架裝一具形質竒古不可名狀近時有監司爲贊數語鐫字其上有識之士多爲山靈懊懷因閱竹坡詩話載夔峽道中有杜少陵題詩以天字爲韻榜之梁間自唐至今無敢繼作者一監司過而見之和韻大書其側後人有嘲之曰想君吟咏揮毫日四顧無人膽似天以古準今其揆一也

詩話

詩話當以滄浪爲最竹坡老人故當最劣竹坡於詩極尊少陵而口坡谷不置政未脫宋人口吻耳何曾夢見儀卿脚後耶以梨花枝上雨一語爲點鐵成金以調鼎論花語爲可使和靖作衙官改滕元發直與水相連爲自與水相連以王觀游俠曲爲似太白引史記天官書釋杜詩影動搖句大似吟夔中語耳至詠魯直食筍詩似并高力士傳未之見者豈所謂不讀萬卷書看不得杜詩者耶

蔡洪語誤

蔡洪語洛人曰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羗此語出陸賈新語而誤新語術事篇曰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羗世殊而地絕法合而度同陸賈此語本出孟子而洪誤引之耳

伊蘭

伊蘭他無所見獨兩見於佛書一云譬如牛頭旃檀生伊蘭叢中未及長大在地下時芽莖枝葉如閭浮提竹筍衆人不知言此山中純是伊

蘭無有旃檀而伊蘭臭若胖屍薰四十里若有食者發狂而死據此則伊蘭爲極臭惡之草又云天末香莫若牛頭旃檀天澤香莫若詹糖薰陸天華香莫若檠蒲伊蘭則伊蘭又似草香楊用修遽以蜀中賽蘭香當之恐亦未有據也

梁孝王

梁孝王驕恣不道然其子賈從入朝尚幼竇太后欲強冠婚之上謂王曰兒堪冠矣王頓首謝曰臣聞禮二十而冠冠而字字以表德自非顯

文海披沙 卷二
才高行安可強冠之哉帝曰見堪冠矣他日帝
又曰見堪室矣王頓首曰臣聞禮三十而有室
見年蒙穉未有人父之端安可強室之哉帝曰
見堪室矣他日賈復入朝及闕而遺其舄帝曰
見真幼矣乃白太后不復冠婚此等應對舉動
皆非當時諸侯王所及想從鄒枚諸君陶鑄得
來耳

竊古人書

郭象見向秀死而竊其莊子注何法盛見郗紹

死而竊其中與書宋齊丘竊譚子化書而投之
於水宋之問乞兩語於劉希夷不與而土袋壓
殺之雖過有輕重其好名之心一也至謝儼得
范曄所撰十志及聞其敗悉蠟以覆車李賀之
中表恨其傲忽而投遺文溷中則小人無賴之
爲不知有名矣徐陵投魏收文章於江中也亦
然

十二流

劉邵人物志體別當矣至於流業分類雖明而

援引未當聖門高第豈徒臧否之科漢廷循良
難廁伎倆之列昌國全才猥云口辯淮陰智略
屈列武安至欲以法家任司寇將爲屠伯矣以
術家任三孤將爲坐嘯矣又謂商君吳起爲羣
枉之所讎功大而不終此豈知人者哉

羹名

陳思王製七寶羹唐明皇射生鹿取血瀹腸食
之謂之熟洛河羅浮穎老取飲食雜烹之名骨
董羹交趾俗牛羊腸臍略洗爲羹名曰不乃羹

夷人最重此羹以鼻引其汁又有羊鹿雞猪肉
和骨一釜煮之漉去肉調以五味爲不錄羹

末藝有悔

王子敬善書朝廷欲令書太極殿榜堅辭不書
韋仲將書凌雲閣畢鬚髮盡白戒子孫勿習此
技唐閻立本奉詔畫鸚鵡伏地吮毫意甚愧之
歸亦以戒子孫戴安道對使剖琴不爲王門伶
人陸鴻漸爲李李卿烹茶羞愧遂著毀茶論宋
孫知微以畫得名馬知節知成都欲見之不可

得伺其與壽寧院僧畫壁徑往從之知微不得已擲筆而下不復終畫數者皆非未藝而猶有後悔若此然終此古人事今人則覷然以為榮不復悔矣

花飛引

高續古騷畧三卷步驟屈宋幾若優孟於孫叔敖矣吾最取其花飛引一章曰花少思兮離離企美人兮不來風嫋嫋兮吹愁綠滿樹兮香在苔鳩哀兮山裂芳菲兮今歇香新知兮誰悅期

佳人兮奈何別

樵談塵談

歸有園塵談做樵談而作者也然樵談間雜道學而語多憤世地位當是窮愁塵談太熟世情而言多滑稽胸中恐非平易

劉向

劉向苦心力學為時儒宗乃得淮南黃白之法未之試遽上之天子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繁而卒無効驗下向詔獄當大辟立冬將決兄陽

成侯乞入國以贖方得減死使向於是時死不
過文成五利之續耳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
以向之賢見不及此唐白樂天貶江州日亦為
方士所惑留意鑪鼎一夕而敗故其詩有金丹
遇火空之語宋潘逍遙亦獻方於太宗及帝升
遐懼誅削髮為僧此與劉向一間耳蘇子由亦
曾試之將舉火見一大猫據爐而溺須臾不見
術終以不成富鄭公積黃白書一櫃後為顯華
嚴長老投之火中豁然有悟則世必無此術明

矣范文正得方於同舍程明道得方於佛腹中
蘇子瞻得方於扶風僧而皆不為善藏拙者也

董仲舒傳奕陳仲微

漢武帝惑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為言
帝欲驗其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
經論如常巫者不能傷害忽蹶而死唐太宗時
有胡僧能呪人立死復呪即生太史令傳奕曰
此邪術也邪不干正試使呪臣必不能行如其
言呪之奕都無所覺僧忽顛仆而死此二事大

快人意亦絕相類今人但知傳奕事而少有知
仲舒事者宋陳仲微爲莆田尉嘗斷一僧獄僧
集衆揭榜咀之仲微偶見笑曰吾何心哉明日
首僧無疾而死此事又僻

溫泉寒火

邵康節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陽能勝陰陰不
能勝陽也此言本於陸士衡策紀瞻語白虎通
德論亦有之然劉勰新論曰水性宜冷而有華
陽之溫泉火性宜熱而有蕭丘之寒燄按蕭丘
在海中有自生火春起秋滅着木不焚又李元
陽洱海記言夜見水面火高數丈問人曰陰火
也木玄虛海賦曰陰火潛然則寒火世固有之
矣

婦人能文

文君本以色稱乃白頭吟數語當與蘇李爭衡
石家翔風以細骨輕軀得幸素無文名比其失
寵懷怨作詩有春華誰不美卒傷搖落時之語
儼然潘陸唇吻也它如廢屢一歌垓下數語倉

卒立成備極情事唐山夫人烏孫公主未聞師
授所作皆足被管絃合音律乃知古人善藏其
用卽婦人女子未易窺測鄭康成婢皆讀書劉
琰丫頭能熟魯靈光賦今人稍能識之無便高
相標榜矣

羶根

羶根羊肉也唐薛昭緯遭黃巢亂流離饑餓遇
舊識銀工延接飲饌甚豐昭緯以詩謝之曰一
搽羶根數十皴盤中猶更有鮮鱗早知文字多

辛苦悔不當初學治銀

人與物交

槃瓠之妻與狗交漢廣川王裸宮人與羝羊交
靈帝於西園弄狗以配人寧州真寧縣人與羊
交生羊有手抱胸手有人指甲行乞於市王簿
尹良臣識之沛縣磨婦與驢交杜修妻薛氏與
犬交利州人子婦與虎交宜黃袁氏女子與蛇
交臨海鰥寡與魚交章安郡史惺女與鵝交突
厥先人與狼交衛羅國女配瑛與鳳交宇宙之

中何所不有

詩識

梁武帝冬日詩雪花無有蒂冰鏡不安臺後果
臺城失守宋徽宗詩日射晚霞金世界又云定
知金帝來爲主後果有金人之禍 太祖命諸
皇子詠新月懿文太子云雖然未得團圓相也
有清光遍九州建文君詩云影落江湖裏魚龍
不敢吞 太祖甚不懌後懿文果夭建文君遇
金川門之變削髮爲僧流落至老而歸然則詩

真有識矣

左右袒

平勃左右袒之說先輩論之詳矣然非始於平
勃也王孫賈先之矣又非始於王孫賈也吳人
入楚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不
與荆者右齊桓公立管仲爲仲父令諸大夫曰
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者入門而左則是法亦
已久矣

觴政

文海披沙 卷二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
不觴者浮以大白此觴政之所自來也

黃梁夢

世人皆以邯鄲黃梁夢事爲呂純陽非也純陽
生於唐末貞元十四年舉咸通進士後方得道
而黃梁夢事在開元時則知仙人有二呂翁矣

又

純陽遇鍾離先生後隨至終南鶴嶺同憇肆中
鍾離自起執炊呂忽思睡枕案假寐夢見一生

榮貴如意最後失勢流落一身孑然立風雪中
浩歎一聲恍然而悟鍾離在旁炊尚未熟笑曰
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呂驚起謝之遂求度
世則呂仙又有二黃梁事矣

陶穀

陶穀於五代亦有文名然使吳越則宿官妓乞
金鍾仕本朝則構禪稿知太祖有異志送別牽
衣欲行臣禮見屬官有好馬求之不與給令草
密詔而嚇取之受李崧薦用之恩後希徐逢吉

文海披沙 卷二
意譖之以至滅族李後主研有彈石強取以去
怒其索而碎之避石晉諱改唐姓爲陶終身不
復翰林日久不得大用輒出怨語又不能教子
一字不成而囑主司登高第作清異錄妄誕不
經所引之書強半烏有文士無行穀其最也死
後墓門屢掩屢發髑髏零落亦天道耳

張祿

范睢易名張祿而當時亦自有張祿求於孟嘗
君願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孟嘗使人奉

黃金百斤文織百純而進之祿不受也曰君將
掘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
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
孟嘗君曰柰何祿曰秦四塞之國也游宦者不
得入焉願得君尺一之書往於是孟嘗君與之
書往而大遇言於秦王以千金遺孟嘗孟嘗寤
曰此張先生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
者也

一枝梅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以遺梁王此贈梅之始也
後陸凱亦以一枝梅寄范曄蓋用其事今人以
爲起於凱非也

鯢魚

嶺南有鯢魚四足聲如小兒能上樹戰國時南
瑷子過程太子太子爲烹鯢魚南瑷子曰吾聞
君子不食鯢魚

狐刺

狐刺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柶畚土之基雖

良匠不能成其高

見鹽鐵論

雞廉虎飽

當世囂囂非患儒之雞廉患在位者之虎飽鷓
咽於求覽無所子遺耳

兼官

兼官之制其來久矣禹以司空兼百揆羲和以
二人兼四岳及舜二十有二人之咨則四岳一
人實兼之周置三公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而傅
無有焉周公歿不設太師則皆召公兼之矣且

文海披沙 卷二
周公以三公兼冢宰召公以三公兼宗伯蘇公以三公兼司寇又兼太史畢公毛公以三公兼司馬司空成王季年唯芮伯彤伯衛侯專領司徒宗伯司寇之職其餘大抵皆兼官也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官事不攝孔子所以責管仲也

千字文

梁武帝得二王書命周興嗣編次一夕而成鬚髮盡白及死心如掬泥楊公談死謂勅字爲梁

字郎仁寶力贊其說不知唐雖有非鳳閣鸞坡不名爲勅之語而勅非始於唐也元魏誅爾朱榮時溫子升捧詔出遇榮問之子升神色不變答曰勅榮遂不視則王言皆爲勅矣千字文編次旣出帝命自應爲勅所謂次韻者編次成韻語耳非今詩人所謂次韻也溫清字與清字迥不同竝皆佳妙何必更易又有謂律呂調陽爲律召調陽者皆鑿而費解

蜥蜴

文海披沙 卷二
三
蜥蜴守宮 蠺蜒蝎虎 世皆混以爲一 卽爾雅亦云然 其實非也 在壁曰蠺蜒 常近人 無毒 尾擊之 輒斷 在地跳躍不止 兒童多狎之 以其食蝎故名 蝎虎 以其出入宮室中 故名守宮 或以爲血可塗宮人臂 使無異志 謂之守宮 此一種也 在草曰蜥蜴 有毒 甚於蛇 又名蛇醫 毛詩胡爲虺蜴 是也 守宮多而蜥蜴少 守宮親人而蜥蜴畏人 俗言蜥蜴與龍爲親 家能致雨 宋熙寧中求雨 按古法用蜥蜴數十 置水甕中 數小兒持柳枝 呪曰 蜥蜴蜥蜴 興雲吐霧 降雨滂沱 汝歸去時 蜥蜴不能盡 得以蠺虎代之 入水卽死 小兒更祝曰 冤苦冤苦 我是蠺虎 以恁昏沉 怎得甘雨 則二物之不同明矣

禍無小

周官以九兩繫邦國 得民而牧 長主吏之外師 儒朋友山林藪澤之豪 皆與得民之列聖人之防患深矣 語曰 禍無小 害無大 包胥一身足以復楚楚 雖三戶可以亡秦 尉陀田橫 孫策之輩

皆以得人心割據一方魏其武安招致賓客傾動天下卓孔程鄭以富權侔人王東漢太學三萬人肆行無忌天下有事則此數者皆足爲驅除之資故漢武帝徙富人以居茂陵徙豪傑於三輔亦此意也淮南子曰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

虎曳鳥析

鹽鐵論曰匈奴利則虎曳病則鳥析此與鳥合瓦解語又奇

二尺四寸之律

今世言三尺法不知其始見史記杜周傳注云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桓寬鹽鐵論有二尺四寸之律亦三尺法之意而語新

終古向藝

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商之將亡太史令向藝先歸於周

文海披沙卷之二

文海披沙卷之二終

三

